

新艺
现代艺术大家随笔



艺术随笔
台静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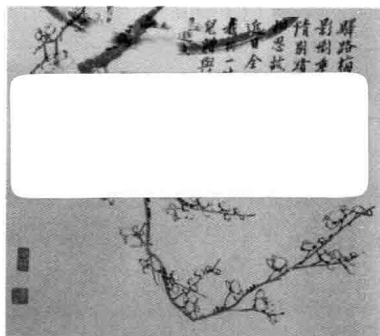
陈子善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新艺
现代艺术大家随笔

艺术随笔 台静农

陈子善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台静农艺术随笔/陈子善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3
(新文艺·现代艺术大家随笔)

ISBN 978-7-5321-5186-8

I. ①台… II. ①陈… III. ①艺术-文集

IV. ①J-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8430 号

责任编辑: 俞雷庆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台静农艺术随笔

陈子善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12,000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86-8/I·4095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序

陈子善

翻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册,文、字俱佳的作家不乏其人,进而以书法蔚然自成一家的却并不多见。五四时期以新诗名的沈尹默后来成为大书法家,是为一例。台静农初以小说成为“乡土文学”杰出代表,后来也以书法享誉海内外,又是一例。

台静农(1902—1990)是安徽霍丘人,初名传岩,后改名静农,字伯简,号静者,笔名青曲、孔嘉、闻超等,室名“歇脚龕”、“半山草堂”、“龙坡丈室”等。

1922年9月,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青年台静农考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旁听生,两年后转为研究生。1925年8月,在鲁迅指导下,他又与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组织新文学社团“未名社”。他致力于白话小说、散文和新诗的创作,短篇小说集《地之子》、《建塔者》确立了他的文学史地位。鲁迅后来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他是入选作品最多的两位作家之一。在评价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时,鲁迅更对他不吝赞词:“要在他的

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容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①

到了1927年8月，台静农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刘半农推荐，出任北京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从此开始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杏坛生涯。此后，他辗转南北，先后执教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厦门大学和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直至抗战爆发。

与当时其他一些新文学作家不同，台静农不仅较早沉潜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且对书法、篆刻和国画等传统艺术也都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十四五岁就研习书法，“初学隶书华山碑及邓石如，楷行则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及《争座位》”，^②苦练不辍。1928年夏在北京参加“圆台印社”，专心从名家学治印。又大力协助鲁迅搜集碑帖，见识日长。更值得一提的是，他1933年春结识溥心畲，1937年七·七事变后结识张大千，与这两位被誉为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63页。

② 台静农：《我与书艺》，《龙坡杂文》，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9页。

“南张北畲”的当代大画家探讨画学,并结为终生好友。

抗战入川,台静农于1938年秋任职国立编译馆,1942年10月受聘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在此期间,台静农除了教学和撰写文史考证随笔,在书艺画艺上也有长足的进步。他一方面从临摹王觉斯改学倪元璐,这是受到了沈尹默的影响,因沈氏认为“王书‘烂熟伤雅’”,而台静农在得见张大千所赠倪元璐书双钩本及真迹之后,“也翫其格调生新,为之心折”;^①另一方面开始其书学研究,在《梁启超学术简表》中设“任公字学”节,引蒋百里言,评论梁氏书法为“我国楷法线美之极轨”、“字为心画”、“书道不能磨灭于天地间”。^②与此同时,台静农又潜心临绘“扬州八怪”之金农、罗聘的墨梅,进而又成为格调新奇,“笔法精绝”的画梅名家。

抗战胜利后,台静农于1946年10月自上海渡海抵达台北,应聘担任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1948年8月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之职,直至1968年7月坚辞卸任,成为台大中文系历史上任职时间最

① 台静农:《我与书艺》,《龙坡杂文》,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9页。

② 转引自罗联添:《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上册,“民国三十二年”条,台北:学生书局,2009年,第358页。

长的系主任,奠定了该系兼容并蓄、自由活泼的开放学风。1973年6月,台静农荣休。台静农生前在台湾出版了《静农论文集》、《龙坡杂文》和所编《百种诗话类编》等,身后由其门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上下卷)。

在台大教学之余,特别是在退休以后,台静农以书法、旧诗、绘事、篆刻自遣,成为台湾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他隶、行、草书俱精,隶书的开扩,行书的苍劲,草书的顿挫,都是一时之绝。他更发展了倪元璐书法,在倪书中带入汉隶的古拙笔意,以此追求“字外之字”的境界,寄托日益郁结的家国之思。正如张大千所赞扬的:“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①也正如自认书艺不及台静农的书法家启功所高度评价的:“台先生的法书,错节盘根,玉质金相”。^②无一不是“以体味古代名家的精神入手的……一点一滴,实是表达情感的艺术语言。”^③

台静农不仅以书法大家名世,他的书学研究和画学研究也都

① 转引自郑骞:《静农、元白之书画》,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② 启功:《平生风义兼师友:怀龙坡翁》,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第26页。

③ 启功:《读〈静农书艺集〉》,陈子善编:《回忆台静农》,第23页。

自出机杼，卓有建树。“他的书学论题包括简书、帛书、石刻、隶体，此不仅见台先生精于书艺，于书学理论亦多所发明”。^①《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智永禅师的书法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等文均是台静农后期的力作，尤其后两篇洋洋洒洒，考证甚详，足见他对智永禅师和杨凝式两人在中国书法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千年的重要地位的推崇。台静农自己对这几篇书学长文的主旨有一个颇为恰切的概括：

书法为我国独有之艺术，汉魏六朝碑铭皆不署写者名氏，予以为此皆职业书家，虽非士大夫之流，自有其艺术价值，且影响於后世。《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一文所讨论者，即据此观念。至于隋智永和尚与唐末之杨凝式，并为书学史上承先启后之人物。智永承山阴一脉，以十年之功，写真草千字文百本，流传人间，示范之功，伟矣。杨凝式行草，变古法创新意，为北宋巨子东坡山谷导夫先路。^②

① 罗联添：《序言》，《台静农先生学术艺文编年考释》上册，台北：学生书局，2009年，第10页。

② 台静农：《序》，《静农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第Ⅰ—Ⅱ页。

不仅如此,他对同侪或后学书艺的评鹭也是慧眼独具,如在分析台湾书法家董阳孜女史的书法作品“将‘书’与‘画’融合一起”时,他认为:

书法是艺术的一种,不孤立于其他艺术,尤其与绘画有血缘。昔人说书画同源,甚有道理,但一般人观念,以为绘画取资于书法,以画的表现有赖于线条故,却没听说书法也应取资于绘画。其实书之点画,即画之笔墨,书之纵笔挥洒,与作画之运奇布巧,两者并无二致。^①

这个观点在当时来讲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至今也仍未过时。台静农晚年与好友王静芝一起对学生主张“书法是立体的”,强调“书法就写在纸上来说,当然是平面的,但就书法的形貌来看,却有立体感。……多行并列,顾盼之间,轻重浓淡、参差错落,就成了一个整体的,多姿多态、有立体感的画面”,^②正可与对董阳孜的品评

① 台静农:《看了董阳孜书法后的感想》,《龙坡杂文》,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57页。

② 王静芝:《忆曾微雨过龙坡》,许礼平编:《台静农:逸兴》(《名家翰墨丛刊》33),香港:翰墨轩出版公司,2001年,第117页。

互为补充,互相发明。

在画学研究方面,台静农对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宋人画《南唐耿先生炼雪图》的讨论也都别开生面。他称《夜宴图》为“连环画”,批评《炼雪图》在画艺上“似乎并不高明”;他结合当时诗词、宗教、宫闱和社会习俗等角度来阐释两图所绘人物“其人其事及其有关的事”,^①在在显示了他独到的眼光和探索图史互证的学术追求。

当然,还必须提到的是,台静农讨论张大千画艺和溥心畲画艺的一系列文字,无论长短,都是研究这两位画家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文献。他认为张大千的画“手辟鸿蒙,以与造物者游。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诡谲瑰异,变化无方”,^②认为溥心畲的画“高才健笔,潇洒天真,以诗人之襟怀,发山川之灵秀”,^③均为真知灼见之言。而且,台静农不但对溥张的画艺多所发挥,对与两人的书画游艺之交也是追忆甚详,不但感人至深,也颇具史料价值。

① 台静农:《书〈宋人画南唐耿先生炼雪图〉之所见》,《龙坡杂文》,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页。

② 台静农:《大千居士吾兄八秩寿序》,《龙坡杂文》,第236页。

③ 台静农:《序》,《溥心畲书画遗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93年。

本书为台静农探讨书法、绘事、平剧等文字的汇集，举凡论文、随笔和题跋等不同体裁，均有入选。只是限于篇幅，《两汉乐舞考》这样的巨制只能割爱。一卷在手，当可细细体会这位精研书学画学、对艺术各个门类融会贯通的大家的深邃见解和宽宏情怀。

目 录

序	陈子善
---------	-----

上 编

魏密云太守霍扬碑	1
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	7
智永禅师的书学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	20
书道由唐入宋的枢纽人物杨凝式	69
题显堂所藏书画录	104
《明清名人法书》简介	114
《乔大壮印蜕》序	117
平庐的篆刻与书法	118
《石阵铁书室印拓选存》序	122
《郁昌经先生书画集》序	124
《六一之一录》序	125
看了董阳孜书法后的感想	130
《董阳孜作品集》序	132
我与书艺	136

下 编

《夜宴图》与韩熙载	142
书《宋人画南唐耿先生炼雪图》之所见	151
《艺术见闻录》序	163
明代《十竹斋书画谱》序	169
张大千《九歌图》手卷题记	170
大千居士画学	172
大千居士吾兄八秩寿序	175
《张大千巴西荒废之八德园摄影集》序言	177
序冯幼衡作《印象之外》	179
伤逝	183
有关西山逸士二三事	187
《溥心畬书画遗集》序	193
溥心畬山水长卷——《远岫浮烟图卷》题记	196
《千岁盘老龙》题跋	198
谈谢次彭先生写竹	199
诗画	203
《刘旦宅先生画集》序	205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207

魏密云太守霍扬碑

《霍扬碑》纵一百八十七公分，横八十七公分，如此丰碑，是魏碑所少见。此碑是近世所发现，罗振玉始著录于其《石交录》卷三云：

《魏密云太守昌国子霍扬碑》，二十余年前出山西，碑字大径寸，十七行，行二十七字，文极鄙陋，不甚可解，书亦拙朴。碑首有穿，穿上刻花纹。两旁额字各一行，行四字，文曰：“密云太守霍扬之碑”，篆文尤缪戾，不合六书。以晚出，为前人所未见。……

又见欧阳辅《集古求真续编》卷二云：

《霍扬碑》十七行，行二十七字，字大寸许，无书撰人名。有篆额云：“密云太守霍扬之碑”八字，作方形，略无笔意，殆非雅人所为。书法学北魏人，而粗俗已甚，多构别体，而乏古野之趣。其模糊之字，非自然剥落，实故意敲破剗坏。细审一过，竟无一一是，显为伪托。额两行，居左右，中间上为造像，像下为穿。北魏碑额，作造像者有之，而作穿者殊少。当是时，迷信最盛，凡造像者，无不金容圆满，妙相端正，位置天然，雕刻精工，虽不及汉石室书像浑朴，而美丽过之。即断裂剥蚀，仅留半面半身，亦足令人赏玩。盖风气盛行，石匠有专工于此道者，虽无画师着笔，自能信手开雕，装成神佛，决不致如此刻之粗劣。大似罗刹夜叉，绝无慈悲之形态，即此可断其伪托。末题景明三年（实为五年），是时佞佛之徒，精诚具足，更不应有此潦倒恶陋之作。近始发现，乃亦有人珍之，不可解矣。

欧阳辅以为篆额“略无笔意，殆非雅人所为”，“书法粗俗已甚”，又造像“粗劣”，因而断是伪托，碑之剥落处，谓“实故意剗坏”，如此鉴赏，未免主观武断。试观汉魏以来书碑人，有几个是所谓“雅人”，即如汉碑篆额之流丽，也不过出于“书佐”或“书工”等人之手，决不是欧阳辅心目中的文士雅人。至谓造像精工者为真，其粗劣的

必伪，今能见到的南北朝造像甚多，又未必如此。

至于罗振玉以为“文极鄙陋”，“书亦拙朴”，篆额“不合六书”，不失为前人评鉴石刻的传统观念。前人大都据石刻以证史，或考家族世系，这一大碑“文极鄙陋”，死者虽位至太守，却不像有文化的家族，此碑之立虽不是霍氏家族而是“临汾人”，但霍氏家族若有相当的文化，则未必会接受此种“极鄙陋不甚可解的文字”。如碑文末段云：

昊天不吊，春秋五十有五薨，群僚执哽而涕衿，蓬野“咸嘒”(?)以酸吟。子匄伐仆射临汾令昌国子霍珍，慕脩父道，忠孝并宣，奉迁神宅，终愿永诀。时临汾人张保兴梁祖脩等缚送华故，哀德哲之潜世，徽音之更(?)绝，乃刊石铭碑，述之云尔。

看来霍扬死后，其子霍珍为临汾令，于是临汾人张保兴、梁祖脩等为之“刊石铭碑”，这同《郑文公碑》立于故吏等一样的情形。不过郑文公的儿子郑道昭毕竟是有文化修养的官僚，所以郑碑的文字也就不寻常了。

我对于《霍扬碑》的兴趣，是它的书法，惟其“拙朴”却有其“拙朴”的意义，不能因其“拙朴”忽略了他在书法上发展的价值。按北

魏书法影响于近世书苑的,大家都知道有王远的《石门铭》与郑道昭先人的《郑文公碑》及其云峰山刻石,《霍扬碑》正与之同时。但发现得晚,知道的少,罗振玉本是识家,却存一隅之见,未免埋没了这一北魏书法史上的新资料。试看:

《密云太守霍扬碑》:“大魏景明五年(五〇四),岁在甲申正月戊申朔廿六日癸酉造。”按世宗景明仅有四年,明年正月“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通鉴梁纪》),是碑书五年者,以戊申至丙寅不过两旬,民间犹未知改元之故。

《石门铭》:“魏永平二年(五〇九),太岁己丑正月己卯朔卅日戊申,梁秦典签太原郡王远书。”

《兖州刺史茌阳文公郑羲下碑》:“永平四年(五一—),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廿里天柱山之阳。”

《云峰山郑道昭论经书诗》:“魏永平四年(五一—),岁在辛卯刊。”(以上两刻石,通称郑道昭书,余以为实系当时民间书家所书,见余所撰《郑羲碑与郑道昭诸刻石》,发表于《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

据此知《霍扬碑》早于王远的《石门铭》五年,早于郑道昭的